



吾城，放不下的羁绊，
吾乡，离不了的惆怅。

吾城·吾乡

无事忆乡惹闲愁，提笔眷情最难书

文_莫长鹏（本刊特约记者）

一直以来我都极少写家乡，因为总觉得凭自己三两笔墨，无法完整勾勒出家乡的轮廓。在我心底深处，家乡不是单靠文字就可以堆砌的。家乡是什么？是雁南飞的栖息地，是游子疲惫时的避风港，是时无或忘的思念，是历久弥新的牵挂，是风筝放飞时手中的线，是夜归时家门口为你留的那盏灯。

我的家乡，是坐落于广西南部沿海环北部湾经济区腹地的一座小县城——灵山，这里没有高耸入云的建筑，没有富丽堂皇的庙堂，没有熙熙攘攘的旅客，对于外界，可能更多人熟知的是“灵山荔枝”，毕竟宋朝苏东坡游历岭南时，曾留下脍炙人口的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千古佳句。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古代的荔枝只能是富贵人家的果中珍品，而现在，在我的家乡，荔枝则全渠道进入寻常百姓家。



_ 隔湖所见是一片屋脊层叠、鳞次栉比、极富韵律的青砖绿瓦的建筑



_ 数百年的风霜雨露，大芦村的房子已成古宅，大树成了古树

儿时的家乡，是“清风半夜鸣蝉”的孤寂。

乡下孩子的童年，虽有些单调却不失趣味。黑白电视机里重复播放着革命战争片；收音机里的播音腔，反复播报着时代的最强音；田间地里，伙伴们追赶着蚱蚱。家住城东的小伙伴，可以到灵东大水库玩水嬉戏，可以在湖中泛舟。灵东水库由十多个岛屿组成，在小岛上息息垂钓，别有一番情趣。湖心吹来的习习微风中，品着甘甜的荔枝，看着湖面荡漾的水波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水库两岸水泥公路蜿蜒盘旋，宽阔蔚蓝的湖面在眼前一览无余。

记得年幼时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，到稻田里抓牛蛙。跑着跑着，累了就在田边上休息。万籁俱寂的夜晚，满天星斗，闪烁着光芒。抬望眼，总有流星不经意滑落，双手合十，对长大后的一切，寄予着满怀的憧憬……

青春的家乡，是“低头思故乡”的怅惘。

青葱岁月，离家远去求学。每次外出，坐上异乡的城际列车，心里都会五味杂陈。北上的列车外，夜色深沉。伴着无法入眼的心情，清晰地听到火车脚下的铁轨在有节律地作响。

在桂林读大学那些年，着实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美。而我更赞赏家乡低调的奢华，穿梭在城北的大芦古村，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近40亩的波光潋滟的人造湖，隔湖所见是一片屋脊层叠、鳞次栉比、极富韵律的青砖绿瓦的建筑，一座座已有百年以上历史的青砖建造的大宅院，院内雕梁画栋，古色古香。数百年的风霜雨露，大芦村的房子已成古宅，大

树成了古树，每一处宅院都烙下了明显的历史烙印和时代特征。古意盎然的大芦，比城市更温暖，比乡村更文明，在自然的怀抱里，荔乡重新定义了生活的美好。在千年的龙武荔枝园里，交错散落的荔枝树，互为彼此。故乡灵山就像她那千百年的荔枝树一样，顽强而自信地生长着。

求学的路，总是曲折的，就像每一个无法预知的命运，都是这个大时代出人意料之注脚。夜晚，在异乡旷野抬头望着皎洁的月光，家，就在那个方向，月光倾泻到的远方。

工作后的家乡，是“应知故乡事”的沉思。

忆往昔，峥嵘岁月稠。家乡里的青年，大多不愿意守着一亩三分地，背起行囊，外出务工。是青年的无奈，还是家乡的不挽留，不得而知。而我，毅然选择了留在家乡，在家乡的白纸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。工作累了，晚饭之余，爬上县城中心的六峰山，灵山这座小城镇便尽收眼底。远处的山与晚霞，交融在一起。就让这六月的风，尽情拂过这座寂寞的城。

一排排青瓦印记了历史的变革，一座座丰碑铭记了岁月的磨砺，一条条道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一代代的农民辛苦劳作，灵山这座小城，宛如一条蓄势待发的巨龙，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腾飞在北部湾广袤的大地上。🏠